

继《步非烟传奇》之后，娇无那再掀颠覆浪潮，一代绝后在她笔下又将呈现何种命运？

走入未央宫，走入昭阳殿，走向宿命，走向毁灭！

步非烟传奇

下部

双凤离鸾

娇无那◎著



朝华出版社

起飛熱傳奇

下部

双

凤

离

鸾

娇无那◎著



朝華出版社

飞燕传奇

双
凤
离
鸾

· 目 录 ·

第七十二章	今夕何夕	251
第七十三章	悲兮喜兮	255
第七十四章	留住飞仙	258
第七十五章	纯白幽灵	263
第七十六章	燕舞掌中	266
第七十七章	泪眼问花	269
第七十八章	重罚嫔妃	272
第七十九章	迷离春色	276
第八十章	淳于公子	279
第八十一章	依稀相似	282
第八十二章	一场意外	285
第八十三章	回忆滋味	288
第八十四章	订婚戒指	292
第八十五章	芬芳消逝	295
第八十六章	气若游丝	299
第八十七章	拼命爱你	302
第八十八章	越近越远	305
第八十九章	有若初见	308

第 九 十 章	刹那永恒	311
第 九 十 一 章	血染灰袍	314
第 九 十 二 章	罗马使者	317
第 九 十 三 章	吻手之礼	321
第 九 十 四 章	全裸男神	324
第 九 十 五 章	长乐宴会	328
第 九 十 六 章	玉盘折腰	331
第 九 十 七 章	空中相遇	335
第 九 十 八 章	护花使者	339
第 九 十 九 章	时空倒错	342
第 一 百 章	魂牵梦萦	345
第一百零一章	夜如何其	348
第一百零二章	容花之死	351
第一百零三章	带缓罗衣	355
第一百零四章	半块玉玦	358
第一百零五章	昭阳舍主	363
第一百零六章	女巫皇后	366
第一百零七章	痴情若狂	369
第一百零八章	永无尽头	372

飞燕传奇

双凤离鸾

第一百零九章	前世琴声	378
第一百一十章	白葡萄酒	381
第一百一十一章	美的代价	385
第一百一十二章	狂乱幻觉	388
第一百一十三章	绝不会错	392
第一百一十四章	无法面对	395
第一百一十五章	梦中呼唤	398
第一百一十六章	爱恨未央	402
第一百一十七章	为你年轻	405
第一百一十八章	对食艳事	409
第一百一十九章	寂寞桃林	413
第一百二十章	埃及艳后	416
第一百二十一章	生死瞬间	419
第一百二十二章	一语成谶	424
第一百二十三章	入住新馆	427
第一百二十四章	长定宫乱	430
第一百二十五章	宿命情债	434
第一百二十六章	血腥弑嗣	437

第一百二十七章	意外决定	440
第一百二十八章	男女主角	443
第一百二十九章	接近真相	446
第一百三十章	遭遇车祸	449
第一百三十一章	重回别墅	452
第一百三十二章	来世再见	455
第一百三十三章	再弑皇嗣	458
第一百三十四章	始终深爱	462
第一百三十五章	惊天秘密	465
第一百三十六章	爱即是恨	468
第一百三十七章	月落乌啼	471
第一百三十八章	揭露真相	474
第一百三十九章	一地碎片	477
第一百四十章	兄弟相残	481
第一百四十一章	罪孽深重	485
第一百四十二章	永世之爱	488
第一百四十三章	昔日重现	490
第一百四十四章	双凤离鸾	494
第一百四十五章	何处天堂	497

池边的柳树，绿得还不深，柔软的枝条，楚楚地无助地飘着，永远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向着哪个方向飘去。

自从我被晋封皇后，便从昭阳殿搬到了远条馆，远条馆不是未央宫中最大的宫殿，但绝对是最富丽堂皇的宫殿，汉成帝还嫌不够，在我入住之前，又大大地翻修了一番，金碧辉煌的程度又翻了几番。

赵合德依然住在昭阳殿。

来到西汉八年后，我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历史上最风流淫荡的皇后赵飞燕！今夕何夕！恍如隔世根本难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三宫六院，几万美女黯然失色，真正成为粪土。天下之大，除了十八岁的皇后赵飞燕和昭仪赵合德，汉成帝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别的女人。

十八岁，我们的美貌登峰造极，我们的娇媚也登峰造极，我们的宠耀当然也跟着登峰造极。我的妹妹，她应该满意了吧。

但愿七宗罪中，我们姐妹不要犯太多罪。

“飞燕，朕已经很久没有看你跳舞了。”汉成帝站在我身后，双手放在我的肩上，看着镜子中的伧影，脸上含着满足的笑容。

“主上莫非又要大开筵席？”我双臂交叉在胸前，两只手盖在汉成帝的指尖上，轻轻地抚摸着他修得极漂亮的指甲。

“哦，不，不，不开筵席，”他笑着说，“朕要送一个礼物给你。”

礼物？被册封为皇后之后，我收到了不计其数的礼物，堆满了仓库的奇珍异宝，我都懒得多看一眼了，礼物太多，也会让人感官疲劳。我侧过头，微微仰起脸看着这张依然英俊无比的脸，用眼神询问着他。也许，他送给我的礼物跟别人的不一样吧。

汉成帝神秘地一笑，俯首亲了亲我的鬓角，“朕美丽的仙女皇后，走吧。”他转

到我的前面，拉起我的一只手。

“我们上哪儿？”我问。

“建章宫。”汉成帝只管向门外走去。

“主上又想去宵游宫？”我想起了那座到处黑漆漆的宫殿，那种神秘确实很刺激，不过，在里面的时候，我会想起长沙马王堆，宵游宫有古墓的气息。

“现在可是大白天，我的皇后。”他呵呵地笑起来。

“带上合德吧。”我好些日子没有看见赵合德了，自从搬出昭阳殿，我和她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天都在一起了，身份变了，我们会愈行愈远吗？有时候我很担心，我觉得赵合德进宫后，好像在慢慢地改变，我害怕，迟早有一天，她会变得让我认不出最初那个善良倔强的冯倾城了。

汉成帝只是看了我一眼，没有答话。

宫门外早已经准备好了一顶步辇，很大，我想起了班婕妤，只有她，才会拒绝跟汉成帝同乘一顶步辇。其实，皇帝是不是个好皇帝，与他跟不跟心爱的女人同乘一顶步辇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班婕妤太流于形式了，这也是她渐渐失宠的原因之一吧。一个每天一本正经谈经论史的女人，是很难长时间地讨身边美女环绕的男人的欢心的，自从她离开了未央宫，汉成帝几乎没有提及过她，似乎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国色天香的才女在未央宫受宠过。她要独自伴着冷月愁风度过多少年？

我的心里有些怅然。皇帝的身边永远不缺美女，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落到班婕妤那样的下场。赵飞燕最后怎么死的，自杀，还是赐死？我不知道，我至少，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在想什么？”汉成帝在我耳边轻轻地问，呼出的气息撩起我的发丝，触得耳朵痒痒的。

“妾身在猜主上会送给我什么礼物。”我自然不能提班婕妤来扫他的兴，所以装作兴趣盎然地问道。

“换上你最美丽的衣服。”汉成帝答非所问。

玉蝶拿来一条湖色带有暗纹的罗绮裙子，在两个宫女的服侍下，我穿上裙子。这裙子不同于庄重的深衣，虽然也绕襟几重，裙摆却比一般的深衣要大，上身很紧，袖子却宽大，更显得我的腰不足一握。如意为我披上飘带，飘带是翠色的，很轻很薄，轻轻走动都会飘起来。

汉成帝从一个宫女手上接过一支金步摇，亲自把它斜插在我的发髻上，他微微歪着头，看着刚刚插上去的金步摇，笑道：“皇后不需太多饰物，一支步摇就尽显神韵了。”

我淡淡地笑着，这身打扮太素雅了，我在我那个时代，喜欢穿素色的衣服，然后在小件饰物的搭配上用很鲜艳的颜色，这是很省事的打扮方法，也是一种诀窍，常常能使别人眼前一亮。我信手拿起一朵大红的宫制绢花，插在左鬓上，看了看，觉得不足，便又挨着插了一朵明黄色的绢花。

果然，汉成帝的眼睛一亮，“好，皇后这一点缀，更是不凡了。”

我轻轻地向他飞了一个风情万种的媚眼，“只要主上喜欢。”我知道如何把握这种眼神，不能太妖媚，也不能不妖媚，在妖媚中加一点天真和无邪是最高境界。

汉成帝的眼神变得无限怜爱，他的手轻轻掠过我的眼皮，“就是这样的眼睛，让朕沉醉。”

我微笑一下，款款地向门外走去。

玉蝶和如意留在宫中，樊嫔走上来，把我搀上步辇。我成了皇后以后，樊嫔被指派到了远条馆，成了我的侍寝宫女，因为我在淮阳王府待过的原因，她也成了我的心腹宫女，到哪儿都跟着我。

汉成帝自然有内侍扶上步辇。

八个内侍宫女跟在步辇后，向未央宫西边迤迤而去，上了彩虹似的飞阁辇道。

如果我和汉成帝是平凡夫妻，吃了晚饭后，信步到辇道散散步，望望飞阁之下的重重宫殿，森森树影，倒不失为一种闲情逸致。或者像久别重逢的牛郎织女一样，各从一头，张开双臂，飞奔着向对方扑去，也是一种诗情，可是这么兴师动众，前呼后拥地走过彩虹，气派是气派了，却不免有些煞风景之感。

步辇走得很慢，汉成帝心情很好，他掀起珠帘，看着外面属于他的汉宫，自言自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我不知道他取的一瓢是哪一瓢，是我，还是赵合德，我没说话。弱水三千，我又取哪一瓢饮呢？我的眼前闪过张莽的面容，模糊了一下，变成一张若隐若现的脸孔，我不知道他是谁？那次在赵合德那里喝了“美人醉”，我梦见的到底是谁？是张莽吗？还是……

“微臣参见主上，参见皇后娘娘！”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冥想，动听而有些轻浮的声音。

樊嫔已经掀开帘子，我向外一看，步辇已经下了飞阁，前面伏着一个身穿警卫官服的男人，是卫尉淳于长。

汉成帝已经下了步辇，双手虚扶了一下，道：“今天朕和皇后到建章宫来，只为游玩，不必多礼。”

“谢主隆恩。”淳于长慢慢地站起来，头轻轻抬起来，与正在被樊嫔扶下步辇的我的眼睛对了一个正着。他的眼睛闪过一抹奇怪的光芒，好像是爱慕，又好像是得意，还有一丝若隐若现的嘲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看我，可心中却微微一跳，不由得呆了一下。

“都准备好了吗？”汉成帝问他。

“回主上，只等主上和皇后娘娘了。”淳于长低下头去。

早有宫女撑着华盖，护着我和汉成帝向太液池的方向走去，淳于长跟在身后。自从上次来过一次宵游宫，我一直没有到建章宫来过。那次是在暮色四合的时候到的，看见的太液池也是朦朦胧胧的，那烟水渺渺的景色多少有些苍茫的意境，现在却是初夏的上午，阳光明媚，一切都清清爽爽的。

在阳光下，太液池的池水湛蓝得不可思议，平静的湖水，是一块巨大的蓝玉，池的正中瀛洲、蓬莱、方丈三座仙山奇峰突起，矗立在蓝玉之上，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太液芙蓉未央柳，池中不见芙蓉，池边的牡丹却开得正艳，一丛丛，硕大的花，猩红的、粉紫的、雪白的、淡绿的，各种颜色。无论什么颜色，这种美丽的花都显得高傲的样子，即使是挤在同一丛绿叶之中，花和花之间也仿佛隔得很远，互相冷眼以对，万紫千红之中，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冷漠和傲然。

我并不喜欢牡丹，太美艳，太高傲，又太冷漠，好像后宫的嫔妃，永远互不相容。

池边的柳树，绿得还不深，柔软的枝条楚楚地无助地飘着，永远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向着哪个方向飘去。

“很美吧。”汉成帝问我。

“很美。”我的声音充满了欣喜，心中却微微叹了一口气。

如画般的美丽，不真实的美丽，也只有古代，才有这般纤尘不染的美丽，没有机器的隆隆声，只有划桨的欸乃声。

转过一大丛牡丹。

蓝玉一般的太液池上，出现了一艘华丽得耀眼的游船，在电影电视上看过了许多白色的美丽游艇，那是有钱人才能拥有的梦想，在碧波中破浪而行，曾经引起多少灰姑娘的憧憬。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一艘游船，两层高，金碧辉煌，精雕细刻，飞檐画栋，而且芳香扑鼻，我想，它是沉香木做的船。

船静静地泊在蓝汪汪的湖边，仿佛一个华丽的梦。不，它不是静静地泊在湖水上，隐约有细乐传来，很缥缈，很悠扬。

我喜欢！我的心跳起来，把手按在胸上，回头兴奋地向汉成帝大声问道：“哦，主上，这就是给妾身的礼物？”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身为女人，都很难抵制来自贵重礼物的诱惑！

“皇后，这是朕为你建造的御船，工匠们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呢。”汉成帝就像所有溺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一样自豪地微笑着。

“主上一直瞒着妾身。”我嗔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皇后可记得？”汉成帝忽然问。

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愣住了，今天并没什么特别呀，可我知道，一定是个特别的日子，但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反正今天不是汉成帝和我的生日，也不是我入宫的纪念日，那么，还有什么日子让他觉得必须记住的呢？汉成帝的目光开始流露出责备的神色。我轻轻地咬了咬牙，道：“主上，妾身只是觉得——觉得这个日子并不算最重要的。”我一边说，一边紧张地想着，除了生日、入宫、册封，还有什么日子令他觉

得如此重要呢？一阵歌声从船上飘来，“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是赵合德在唱《洛神赋》，原来她比我早到了，正在和着细细的笙乐试唱。《洛神赋》？我的脑中一闪，对了，相遇，今天正是汉成帝到阳阿公主府初次看到我的日子！

“飞燕，”汉成帝与我并肩，他低声道，“飞燕，为何你觉得这个日子不重要呢？”他的声音里有一丝隐约的失落。

“因为妾身觉得，主上为妾身赐名飞燕的那个晚上更重要。”我轻轻地说。当然，那天晚上，我成了他的女人，更重要的是，那天晚上，如晴天霹雳一般，我得知自己竟然是以风流淫荡闻名历史的赵飞燕！

汉成帝携起我的手，暗暗地捏了捏，笑道：“在朕的心中，都一样重要。”

我乖巧地说：“在妾身的心中，与主上在一起的每个日子都是最重要的。”

汉成帝似乎没有去想我说话的前后矛盾之处，他柔声道：“自从你入宫后，朕从来没有让你跳过那天的那支舞。”

我反手轻轻握住他的手，“今天妾身为主上跳，而且要比那次更美妙一千倍。”

“参见主上，参见皇后娘娘。”

我抬头一看，御船上涌出来一千人，正在下拜。汉成帝把手摆了摆，“今天君臣同乐，所有人不必多礼。”

赵合德盈盈上前，扶住汉成帝的手，娇声道：“妾身等得主上好苦。姐姐今天好美！”

她今天的打扮也很清淡，穿着几乎跟我一样，可见孪生姐妹总是心心相通，不过，她的鬓边，插的是一朵粉红的大牡丹花。牡丹很适合她，使她的娇媚中有一种雍容。

赵合德扶着汉成帝，樊嫔和另一个宫中女官管葭扶着我，缓缓走过分列着两排宫女宦官的甲板，这些宫女宦官是负责划船的。走上楼，御船的第二层楼前，有一个类似空中舞台一样延伸出来的宽阔露天楼台，由金粉漆的栏杆围住，台上早已摆下一张雕刻精美的沉香木桌子，上面有各种皇宫的秘制点心和各色瓜果、美酒。桌子的左右两边都摆着一张小桌子，左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琴，右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支笙，桌子前铺着一张很大的地毯，是猩红色的。

我和汉成帝坐在桌子后，赵合德坐在左边放着琴的桌子后，右边的桌子是冯无方坐的，他是侍郎，擅长吹笙。笙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之一，吹出来的乐声有如天上的仙乐，冯无方正是靠着精湛无比的吹笙技术成为侍郎。他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男人，清秀得像个女孩，手指纤长，嘴唇红润。

淳于长就站在我和汉成帝的身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汉成帝特意叫上他护驾，可能是不喜欢由不解音乐的鲁莽卫士来煞风景吧，淳于长是皇亲，应该精于欣赏歌舞。

船慢慢地开动起来，岸边的牡丹花丛渐渐远去。碧波微微泛着波澜，好像是蓝玉被划碎一般。御船向池中的三座仙山驶去。

“太美了！”赵合德欢呼，像个小女孩一样。

是的，很美，如画般的美丽，不真实的美丽，也只有古代，才有这般纤尘不染的

美丽，没有机器的隆隆声，只有划桨的欸乃声。

樊嫔和管葭一人拿一壶美酒，往酒杯中斟着。我和汉成帝用的是一对白玉杯，赵合德用的是青玉杯，冯无方面前则是铜盏。

“如此良辰美景，先饮一杯。”汉成帝举起白玉杯，吩咐樊嫔，“给淳于卫尉倒一杯。”

樊嫔用一个铜盏斟了酒，淳于长连忙从背后转到前面，接过酒盏，跪在地上，高声说：“臣谢主上恩赐美酒，愿吾主万岁，愿皇后娘娘千岁。”他看了我一眼，将手中酒一饮而尽。

“朕说过不必多礼。”汉成帝笑道，“如此美景，多礼就不能尽兴了。”

“臣惶恐。”淳于长又磕了一个头，道，“臣领旨。”站起来，走到我身后。

我和汉成帝相视一笑，喝尽杯中酒，赵合德和冯无方亦一饮而尽。

“冯侍郎，本宫欲听你演奏一曲。”我放下杯子，目视冯无方，听他的笙曲，简直是人生一大享受。

冯无方取过桌上的笙，微微一笑，脸色有些晕红，“臣献丑，就吹一曲《秋水操》，娘娘以为如何？”

“这曲好，淡而幽远，对景。”我点点头。

冯无方将笙挨在唇边，撮起红润的唇，很细很细的乐声如丝般飘出，在初夏的风中轻绕，如秋之波，泛起一阵微微的喜悦和微微的忧愁。每个人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平静的迷离来。

“卫尉以为这曲如何？”汉成帝没有问我，反而问淳于长。

淳于长压低了声音，他离我很近，仿佛是在我耳边响起，“主上，此曲悲喜难分，已臻化境矣。”

“卫尉此言，大是领会了曲中妙意。”汉成帝赞赏道。

我微微吃了一惊，想不到淳于长对乐曲的鉴赏能力还真不低。

“皇后以为如何？”汉成帝问我。

我刚要回答，却看见赵合德在向我微笑，便道：“主上不如问问妹妹吧。”

赵合德瞟了一眼淳于长举起杯，“乐曲中，悲即是喜，喜即是悲，卫尉见解甚高——妾身敬主上和皇后一杯。”

我抿了一口酒，总觉得淳于长和赵合德的话中有话，不过，冯无方吹的笙乐确实也如他们所说的一样，便笑道：“英雄所见略同，卫尉与妹妹乃冯侍郎知音。”

这世上，谁是谁的知音，谁是谁的知己？

第七十四章
留住飞仙

翠色飘带上下翩然，我仿佛失去了实体，在猩红色的地毯上飘起来。我摇曳多姿如风中之蝶，我柔美轻盈如云中仙子。

太液池，三座仙山，凡是看过有关汉唐的宫廷小说的人大概都不陌生。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三座仙山肯定只是像公园里的假山似的，矫揉造作，又假又恶心。现在才知道，太液池中的瀛洲、蓬莱和方丈三座山，比起后世的假山来，简直要高明得多，船驶得越近，我就越是觉得我是真的到了传说中的海上仙山了。

即使是在初夏的阳光下，似乎也有烟雾笼罩着仙山，有时好像看得很清晰，你仔细看的时候，又宛如隔了一层薄纱，永远也看不清楚，真的很奇妙。

山上有怪松，有奇石，有缠绕的各种藤蔓，开着只有在《离骚》中才开的各种奇花，翠带飘飘，芬馥阵阵。我正举目看着，忽然葱翠之处，扑啦一声飞出一只白色的大鸟，振翅飞起，向远处掠去。

“仙鹤！”我惊呼，随即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皇后，这样惊呼太失态了，连忙喝了一口酒来掩饰。

“既是仙山，当然有仙鹤了。”汉成帝笑着说，“惊着皇后了？”

“主上，妾身高兴忘形了。”正好这时候，船微微转向，绕过仙山向前，我便问，“主上，这仙山后面有什么美景？”

他笑而不答，以目光示意。

我差点又惊呼起来，前面忽然出现了一片接天碧叶，粉红的美蓉开得到处都是，太液芙蓉未央柳，果然有芙蓉！这一片芙蓉开得非同小可，霎时，天地间除了碧绿和粉红，就没有别的颜色了。

“哦，主上，妾身此时，想变身为一个采莲女了。”赵合德站起来，走到栏杆前。

“爱妃，你若是采莲女，这池中芙蓉怕也羞惭得合上花瓣了。”汉成帝呵呵一笑。

“主上取笑妾身。”赵合德回眸娇笑。

“好吧，不取笑你，不过，朕现在想听你抚琴了。”汉成帝道，然后回身转向身边的樊嫒，右手向下压迫。

樊嫒弯下腰，“主上？”

他却笑着伸手把她的簪子拔了下来。樊嫒的头发没了簪子的支持，如瀑布般披泻下来，映着晕红的脸。汉成帝大笑，把白玉杯中的酒喝干了，将杯子倒扣在桌子上，大声道：“朕已经准备好了，爱妃，朕要听你的《洛神赋》。冯侍郎，你已经学会这支曲子了，对吗？不知道笙和琴合奏此曲会是如何地让人倾倒！”

“臣不才，已经学了昭仪娘娘此曲的一些皮毛。”冯无方抿嘴而笑，像个女扮男装的美人。

樊嫒的簪子是犀牛角做的，汉成帝轻轻地用它在白玉杯上敲了一下，发出清越的声音，他酒意微醺，转头对我说：“朕要看真正的飞燕。”

“主上，飞燕已经准备好了。”我盈盈站了起来。

赵合德已经回到座位上，向汉成帝一笑，纤手在琴上一抚，泠泠的乐曲泻玉般响起。

我在乐曲中飘向地毯，在地毯中跳舞，旋转的时候就觉生涩，我刚才就担心这一点，飘至地毯中心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地毯的中间，嵌着一块如一张圆桌大小的玉石，鸡血一般的颜色，血玉本来就很珍贵，这么大的一块整玉，价值何止连城！看来汉成帝早就想到了这一层，他可真是会享受的男人。

冯无方的笙细细地伴着琴声，层次感更强了，中间还有汉成帝簪子敲玉杯的节奏，赵合德美妙无比的歌声飘忽在曲声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

我开始舞起来。

如雾，如烟，如风，如云。翠色飘带上下翩然，我仿佛失去了实体，在猩红色的地毯上飘起来。

我摇曳多姿如风中之蝶，我柔美轻盈如云中仙子，眼帘微闪，纤臂轻展，我在这支舞蹈中加入了飞天之舞的神韵，加入了孔雀之舞的从容，加入了印度舞的热烈，加入了芭蕾舞的优雅。

我感觉到了不止一双目光不离我左右，三双，还是四双？这些目光一样的热烈和沉醉，除了汉成帝，谁还用这样的目光看着我？

我愈舞愈快，足尖踏上了血玉，我立即感到了玉的温润和光滑，在玉上舞蹈，行云流水一样的感觉。

歌声缥缈：……扬轻桂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休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

忽然，乐曲声一变，《洛神赋》变成了一支带着胡旋舞味道的曲子，这是我以前

和赵合德试着谱的曲子，因为我总是在想杨贵妃的胡旋舞应该是怎么样的。想不到赵合德竟然在《洛神赋》中加入这样的节奏。

虽然我吃了一惊，可我的身子没有丝毫的停滞，趁着一个转身，开始在碧玉上飞旋起来，越旋越快，越旋越快，湖色的裙摆飞了起来。我想，这个时候，看的人应该看不见我，只看见裙摆和飘带，我觉得自己就要被自己旋转出来的风带走了。

一闪念间，忽然一阵风声，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一轻，直要凌空而去，一朵白云就在我头顶上飘过，似乎是要来接我。

一声脆响，汉成帝把白玉杯敲碎了，我向上飞去的时候低头瞥见他慌张起身，并且急忙喊道：“快，侍郎，抓住皇后！”冯无方离我最近了。

我有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看见淳于长和冯无方都向我奔过来，脸色张皇，而且我发现，他们的脸竟然在我的裙子下方——怎么！我真的飞起来了么？

我没有害怕，反而兴奋起来，飞吧，飞吧，没准儿能飞回二十一世纪去，继续做我的安心，去见张莽，告诉他，我要搬回别墅去，我再也不想离开他了！

飞吧！飞吧！飞到我想去的地方去，什么西汉，什么皇宫，什么皇后，都将是过眼烟云，都将是黄粱一梦，梦醒了，我还在张莽身边，在我最挂念的人的身边。

一条淡绿的人影一闪，一双手抓住了我的足尖，我的飞翔停止了。

我没来由地一阵恼怒，是谁，胆敢阻止我飞升！是谁，胆敢冒犯皇后！

我低下头，看见了一双眼睛，冷漠、隐忍，光芒收敛得好像没有任何光芒，可我能感觉到那种光芒，那种光芒如利刃一般，迟早会割裂一切的。

张莽！是张莽的眼睛吗？莫非我已经飞回了属于我的世界了！

他的手真大，而且温暖，这种温暖透过我的丝履罗袜，浸入我的肌肤，我不想停止舞蹈，张莽，让我在你手掌中舞一曲吧！直舞到天荒地老，直舞到日月坠落，我踮起脚尖，如一只仙鹤，拍着纯洁的翅膀，轻灵无比地在他的手掌中翩然旋转，裙裾和飘带开出一朵淡淡的花。

“妙啊！掌中飞燕！”

汉成帝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幻想，我忽然明白过来，我没有飞离汉朝，我依然停在船上，停在这个人宽大的掌中，并且忘情起舞。

我悠然停下来，惯性使我没有立稳，飘然从空中掉下来，只听到一声“娘娘小心！”和轻微的惊呼，我落入用手掌托住我的男人的怀中。我抬起头，愣住了——他是王莽，汉成帝和淳于长的表弟。我不应该愣住，那样的眼神，如果不是张莽的，那就是西汉的王莽的眼神。

他的目光对上我的目光，闪动了一下，眼帘立刻垂下，把我轻轻放在地毯上，后退一步，跪下来，“臣冒犯皇后娘娘，罪该万死！”

为何要对我下跪！哦，王莽，不要对我下跪，你要知道，你是我来汉朝的唯一原因！我的头脑中一片混乱。

“王侍中，你救了娘娘凤驾，何罪之有。起来吧。”汉成帝走过来，一手揽住我

的腰，把我带回座位上。

王莽谢了恩，站起来。

“姐姐没事吧，来，喝一杯压压惊，幸好王侍中赶得及时，不然，姐姐可是要飞升成仙去了！”赵合德咯咯地笑着，玉手之中，擎着青玉杯，她看看我，又看看王莽。

我就着她的手喝了一口酒，心还在怦怦地跳着，我并没有受惊，为何心跳得如此厉害？我定定神，刚要开口说话，赵合德却看着王莽，又哧哧一笑，“王侍中，你手中拿的是什？”

我向他手中一看，脸刷地红了起来，他的手中，竟然拿着我的半幅裙摆！湖色的罗绮在他手中，好像他握住的一汪湖水，正要流泻而下。我略一低头，看到自己的左侧裙角缺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白色冰纨衬裙。

淳于长看了看王莽，目光跳动了一下，含着嫉恨，我顾不上揣摩为何他用这样的眼神看王莽，只想着自己一国之母，今天可是大大丢脸了！

汉成帝目光如电地扫射着王莽手中撕下的湖色罗绮，脸色沉了下来。

空气有些紧张起来。

冯无方忽然笑道：“有意思，有意思，主上，今日这事要留下千古佳话了。”

“何来的佳话？”汉成帝冷笑。

“主上，皇后娘娘乃是仙人，一阵仙风险些把娘娘送回天宫，幸而王侍中及时赶到，将娘娘拉回人间。依臣看，这是天意，而且，娘娘的裙子，因为少了这一小幅，反而更似仙人之仙衣了，此乃留仙裙也！”冯无方吹笙的功夫一流，原来拍马圆场的功夫也一流。

汉成帝想了一下，忽然笑起来，“爱卿说得对，确实是一段千古佳话。”

“留仙裙，真的有意思，看来，姐姐这种裙子，很快就要在后宫中风行起来了。”赵合德也凑着趣，走过去，从王莽的手中接过那块罗绮，递给身后的顺娘。

我还有些迷糊，留仙，留仙，仙人为谁而留恋世间，依依难舍？

我无意识地向王莽看去，正碰上他的目光向我看来，我的心又一阵突突猛跳。上帝！为什么事情总是这么巧？难道，难道是真的，真的，我因他而来到这相隔两千多年的异世？

淳于长看见了我们的对视，脸色一阵发白，“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淳于长带着悻悻的表情看着王莽，也许，他更愿意刚才抓住我的双足的人是他吧。

“奉太后懿旨，请卫尉到长信宫一趟。”王莽不卑不亢地对这个年纪比他大不了多少却大权在握地位远远在他之上的表兄道。

淳于长一听，不敢怠慢，连忙禀过汉成帝，盯了王莽一眼，又分别看了我和赵合德一眼，匆匆下楼而去。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王侍中若没别的懿旨要传，就留下听冯侍郎的笙乐吧。”汉成帝对王莽道。

我看着他，希望他能答应，站在我身后，我就当是张莽站在我的身后，尽管隔着